城邦生活与哲学家的诞生[[1]](#footnote-1)\*

李凌浩 20181052113

# 一、引言

在洞穴隐喻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鼓励格劳孔（Glaucon）将洞穴所譬喻的景象与他们“前面所说过的一切联结起来设想”，至少是结合线段隐喻一同理解洞内和洞外时间之间的地位关系（517a-517c），从而说明哲学家所过的生活与“俗世”之间的序次关系。这种序次意味着哲学家本身的爱欲不再指向僭主式的生活，而是向上成为对真与善的追求。苏格拉底认为，如果城邦由这样的哲学家统治的城邦能够最大化“所有人的好”，达到按照自然本性分配的正义。但“自足的”哲学家们在过上哲学生活的同时，也脱离了城邦。苏格拉底需要通过强调哲学家对城邦所负有的义务来完成他设想的哲学家王的统治。这种义务来自于城邦的抚养，尤其是教育。

另一方面，也有那些未受城邦教育而自然而然亲近哲学生活的人，这些人脱胎于现实的、小人当道而混乱的城邦政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苏格拉底不仅否认在这样的城邦中保留有哲学家的位置，并且直言只有远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灵魂才不至于被蒙蔽。但苏格拉底没有完全将这样偶然成长起来的哲学家完全与城邦分离，而是保留了他们与城邦的情感联系。回到洞穴的隐喻里，苏格拉底将从洞底上升形容成一个痛苦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甚至需要诉诸外力的帮助，但苏格拉底用假设引入的外力在后来的申辩中并没有得到解释或对应。洞穴寓言和苏格拉底此前描述的太阳和线段喻有何关系，在洞穴一般的城邦中，有没有“偶然的”哲学家们的位置？而上述的外力是苏格拉底的论证技巧还是被有意回避的困难？

# 二、太阳、线段、洞穴三喻

洞穴隐喻是另一个对现实生活的比喻，被绑缚者即使有观察和思考的天性，也无法接近“是”或者“真”，只有被解除了山洞生活束缚的人，才有可能过上哲学的生活。苏格拉底用山洞譬喻城邦的现实，对第六卷提到的思辨思维的上升性和第一性作出了解释，并解释由可见世界到思辨世界的转换和“上升”（517b）。这种上升性和第一性带来的问题是，它让哲学家在具备统治城邦的资格的同时，也排斥世俗的、在下的、“低等”的生活，“走向那些被捆绑的人，分有不论是这些人的苦难或是他们的荣誉、而不论这（荣誉或苦难）是一些低劣的还是高尚的”（519d-519e）。

一个幽暗而狭长的通道连接着洞口和洞穴内部，洞穴内有一个篝火和一些能够自由行动的人，火光将他们的影子倒映在石墙上。一些人被绑缚手脚、面对石墙从小生活在洞穴中。苏格拉底将善的形式比作洞穴外的世界（517c），强调洞穴生活的虚假（或者相对洞外世界的“下等”），尽管在从小就面对石墙的那些人之中，可能有天资聪颖者，能够从墙壁影子的变化中发现规律，并由此得到称赞和赞誉，但也是“来自人间的扰攘”（517e）。

而洞外世界对洞内世界的超越，来自于“善”和“思辨”在形式和认知领域中的第一性。从洞内向洞外的转向，就是人在可见世界和思维世界中把握善和理智、真理的过程，柏拉图称为“上升之路”。洞穴寓言整合了第六卷对善的“太阳喻”和对思维的“线段喻”，而洞外世界对洞内世界的超越同样来自于此：一方面，善像可见世界的太阳一样，散发日光为可见世界提供存在的条件，善的形式在思维世界里为可知事物（“是”）提供原因（509b）；一方面，思辨方法在思维世界中通过假设把握本原，在认识中属于最高等级（509c-511e）。柏拉图将二者在从洞内到洞外的“上升之路”中做了统合，并将洞外世界的超越性看作洞穴寓言中一个预先构建出来的东西。最后，尽管洞内世界、墙上的倒影也有“是”和“存在”的成分，被隔绝了日光的洞内世界中的人是永远无法发现它的本原的，只有不断向洞外攀升，才有可能见到太阳（善、“是”的原因），摆脱洞内的蒙昧状态。

另一个重要的过程，是从洞外世界“下到”到洞内世界。柏拉图并不认为善的形式是自明的，能为所有人直观顺利地理解，人们甚至不能理解已经窥得善的形式、真理的人的行动。从洞内到洞外的上升过程，从洞内人的角度来看也是“离群”的过程，用柏拉图自己的话来说，是“两眼适应和转换的过程”，不论是从洞内走到洞外、还是从洞外下到洞内，都会有“眼睛的混乱”（517a, 518a-518b），这种混乱，从洞内蒙昧者的角度对哲学家下到世俗生活造成了阻碍 ，但这种阻碍不足以和哲学生活的吸引力相比较：

凡是已经到达了那里的人，他们就不再愿意来处理有关人间的事了。而是，他们的灵魂总是倾向于和盼望着想要不断地停留和优游在这个高度上。（517d）

# 三、两种哲学家

来自思维世界的吸引力，一方面使具有最好天性的哲学家远离可见世界和世俗生活 ，另一方面，又恰恰让他们成为掌管城邦的最好人选：既能把握真理和理智、够正确处理私人和公共事务，又漠视人世间的权力和利益。

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对掌管城邦经常持排斥而不屑一顾的态度，另一方面，柏拉图也认为，哲学家的福祉和公众的、城邦的福祉之间是同一的（497a）。尽管哲学家在追求真和善的道路上无暇他顾也无需旁顾，但对超越了世俗生活的哲学家而言，在内心深处似乎还是具有对城邦的向往，而脱胎于健康的城邦生活与教育的哲学家，则背负着服务城邦的义务。

柏拉图在第六卷和第七卷中，分别讨论了“碰巧产生”的哲学家和“被有意引导”的哲学家，在两卷中，哲学家出现原因的不同也许构成了从第六卷到第七卷的一个递进关系：哲学家的产生是艰难的，一度是偶然的，需要特殊的境遇，而理想的城邦要求哲人的“绘制”，因而需要从城邦中培育这样的哲学家。第七卷中，在城邦里受到精心的培养和引导，成长为哲学家的人，城邦对其有养育之恩，故而他们对城邦负有报偿的义务（520b-520c），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也是对“正义的人下达的正义的命令”（520d）。

而第六卷（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所说的，是在正式的城邦和世俗生活之外成长的哲学家，他们因各种原因（被逐、生病）远离城邦生活而保有天性的清明，或者因天性鄙薄城邦事务和世俗行业走向哲学，在混乱的城邦政治中全身而退，但无法达成“最大的成就”。（496b-497b）这一段对话的前半部分和洞穴寓言所譬喻的现实有相似之处，而后半部分所说的“最大的成就”是指这些偶然成长起来的人，在城邦中“既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他人”（496d），也就是统治城邦。但另一方面，这一“成就”和整个城邦的善好（柏拉图在第七卷安排哲学家统治城邦的依据）读起来并不是一个东西，因为“成就”所带来的益处既指向了哲学家，也指向了公众（城邦）。所以，可以对柏拉图讨论的哲学家进行区分，一类是碰巧产生的，而另一类是被有意导向哲学生活中的。而碰巧产生的哲学家，他们同样需要通过城邦来达到最大的善好，但城邦并未养育他们，引导他们过上哲思的生活，这是两种哲学家不同的诞生。

# 四、船与洞：城邦与哲学家在两个譬喻中的不同位置

哲学家王的统治为的是革除城邦的弊病，而阻碍哲学家进行统治的恰恰是原本的城邦生活。苏格拉底不无讽刺地将雅典（以及现实中的其他许多城邦）比作一艘满载浅薄无知、蝇营狗苟、勾心斗角的船员的船（488a-489a），而真正的哲学家则掌握着管理、驾驶好这艘船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艺。然而，这艘船实际上的船主空有拔群的力量而没有深远的见识，他手下的水手们忙于争夺掌舵的地位，更荒诞的是，将掌舵驾船的技术形容成专属的、无法外传的“天赋”。船主正是被这些僭主式的小人环绕，而被解除了来自其力量的威慑（*Ibid.*）。苏格拉底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家在现今不受人尊重的原因：本不应从事哲学的人把持了哲学家本应发挥作用的领域，扭曲了哲学的内涵和外延，而城邦中的民众对此深信不疑，最终的结果是哲学家的统治才能被城邦忽略，哲学家沦至一种“无用”的境地。

这与洞穴隐喻有几分相似之处，苏格拉底同样鼓励将洞穴寓言与他先前的论述相联系。城邦之船的船主和生长在洞穴里的人都处于被绑缚的处境，而不同的是，船主是被自私、势利而疯狂的船员放倒而取代的（如果船主不愿意受他们的煽动和蛊惑），但洞穴中的观众则是“生来如此”，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及他们身上的限制是拜谁所赐（488a-d，517c-518d）。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喻似乎更有现实的指向性、更加贴近城邦的现实：城邦被僭主式的人物把持而排除异己，民主式的城邦被降格为僭主城邦。对洞穴寓言而言，那些被捆绑的观众和操纵影子的壁上人的关系，也许可能同样是僭主同其周围人物关系的映射。苏格拉底强调洞内生活是对“人造”的影像的观看，并不会使那些被火光投射出来的影子更加虚假[[2]](#footnote-2)——**苏格拉底似乎有意构造山洞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把持。**

与这种把持相对，哲学家在这两个譬喻中具有不同的位置。在洞穴中，只有摆脱绳索束缚、挣扎出洞的观众才有可能接近哲学生活，旋即又面临“走下去”的问题；在城邦之船上，真正懂得航行的哲学家被当作异己排斥，成为“无用”的谈论者，一方面真正的哲学家无意参与混乱的城邦管理，另一方面，他们得以败坏的哲学的追求者党同伐异的斗争中保存自我。**在两个寓言里，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收到相似的敌视。**这种敌视，在洞穴中来自于沉溺于长久适应的洞内假象而不愿接受洞外世界的人，在城邦之船上则来自于船员的斗争，他们彼此之间争夺对城邦的管理权的独占，而一旦有哲学家式的人物指出管理技艺的精要所在，他们则将一致对外[[3]](#footnote-3)。

上述对比想要提出的是，苏格拉底想要通过洞穴寓言引入的对哲学家的教育，以及作为这种教育的结果的“城邦的”哲学家[[4]](#footnote-4)得以出现的前提——奇迹般的“解缚”——更像是一种思维的假设，苏格拉底通过这种假设回避城邦政治的现实困难来推进他自己的论述，而同时他也需要将不愿统治的哲学家置于统治者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城邦的”哲学家和“偶然的”哲学家在与城邦的关系中，处于相同前提的不同位置上**：他们都不愿去统治而又最适于统治，而来自城邦内部的阻力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弭，不同的是，城邦的哲学家已经背上了反哺城邦的义务，而偶然的哲学家只在某种飘渺的情感和对城邦工具式的审视中感受到城邦对他的重要性。**两种哲学家对比，实际上能够看出《理想国》隐含着的对“身体”的抽离。**

# 五、小议：被“抽离”的身体

柏拉图的德性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根基，其一是基于基本生活需求俗民德性（popular virtue），另一个则是知识和理智（施特劳斯，2005：68）。基本的生活需求足以构成“真正的”城邦，它不至于沦落到混乱无序的秩序中。而另一方面，通过风俗习惯和有序的生活而分有德性的人，并不具备来自哲学生活的某种持续性，总是暗含着选择最大僭主生活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并没有“经历从地下上来的苦难”（619b-619d）。人作为整全永远包含着从下到上的所有部分（以及所有可能性）。苏格拉底在构建“理想国”的各个部分（尤其是他处理“三次浪潮”的时候），将人的情感与本能性的东西无情地剥夺了，“人与城邦的平行关系很快就被个体与城邦的平行关系取代了”（施特劳斯，2005：69）。但是，如果考虑偶然的哲学家的诞生，以及他们和城邦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苏格拉底为哲学家保留了对城邦的依恋：

他（指与哲学相交往的少数人）充分地看到了那大多数人的疯狂和错乱，他看到在当前的城邦事务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是健康，正常的，同时，也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和他一起，作为同盟者，挺身去为护佑正义的事业而战，而不至于最终罹患祸难的。相反，他就像是一个人陷入了兽群之中，他既不甘心和它们一起为不义，又无力单独和所有畜牲相抗衡，而在他能为他的城邦和他的朋友们做出任何贡献之前，既未能有益于他自己也未能有益于他人，便将要过早地夭折了。（496c-496d）

这种依恋是否意味着一种最高部分和最低部分之间的连接纽带？本文在通过船喻和洞穴喻分析两种哲学家的不同位置时，试图通过苏格拉底在洞穴语言中回避的“解缚”问题，窥见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城邦的最佳政制的推进中，没有很好地处理的城邦现实的问题，但本文并没有直面苏格拉底所说的“外力”，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思维假设，归根结底，这种处理并没有回答引言中的问题——至少没有澄清它作为假设在苏格拉底的政治构想中的作用。而上述城邦现实的问题肇源于苏格拉底所抽离的“身体”城邦永远无法达到个体的完美，又同时难以克服个体理性、意气和欲望三个部分的先天禀赋限制的理论设置中。所以，似乎**苏格拉底有意将城邦作为哲学家王的手段，从而对政治和哲学做一种弥合的尝试，即他本人和公众的“共同福祉”，这种福祉即使在哲学对真、善的追求面前也保有一种吸引力**。

参考文献：

柏拉图，《理想国》，2010，顾寿观译，吴天岳校，长沙：岳麓书社。

施特劳斯，2005，《苏格拉底问题六讲》，刘小枫等编，《苏格拉底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

Annas, Julia 1981,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Oxford: OUP Oxford.

1. \* 在本文中，对《理想国》的引用参考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因例在引文处注出斯特方码。另外，本文也大量参考了Annas, Julia 1981,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Oxford: OUP Oxford.；施特劳斯，2005，《苏格拉底问题六讲》，刘小枫等编，《苏格拉底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尤其是第一、四两节的内容。 [↑](#footnote-ref-1)
2.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虚假的程度有一个从画家、工匠和神的比较展开的“数理”论证，因火而产生的影子似乎比“离开真理处于第三位”的东西还要虚假，在寓言里，火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和太阳（善、真）的光线进行区分，参见597a-598d。而问题是，为什么除了火之外，还需要一些拟物，又为什么还要设置操纵这些影子的人？如果将船喻与洞穴喻进行比较，第一反应是将船员与壁上人联系起来。 [↑](#footnote-ref-2)
3. 在这里，船与洞的某些要素与现实的对应产生了分歧。从支配的关系上看，船员（最终）是挟持船主、把持掌舵的人，而洞内高地上操纵影子的人是观众所感知到的“真”的编造者。但是，从对哲学家的敌视上看，苏格拉底将对哲学家的敌视归于船上的船员和洞中的观众——不仅如此，哲学家本身也曾是这些观众中的一员。或许我们可以将观众与被蒙蔽的“船主”对应起来而化解这一分歧，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及理应同样对哲学家投以敌视的壁上人，是如何看待从“洞外”下来的哲学家们的。 [↑](#footnote-ref-3)
4. 这里将哲学家形容成“城邦的”，主要是想突出城邦对他们引导的一面，以示与上述能够免遭混乱政治败坏、成长起来的哲学家的区分。 [↑](#footnote-ref-4)